

建国五十周年文丛

李文利 著

牡丹江燕苑写生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 序

刘国仲

有一个名字,只要提起她,就让人心醉;有一个地方,只要到过那里,心就永远不会离开。

故国渤海还在回荡着靺鞨族征战的马蹄声,涛涛的江河仍在吟咏着投江八女的英名,林海雪原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着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北大荒的富饶记载着10万官兵的伟绩,农家的火炕也常常为怀旧归来的知青烧得滚热滚热……她的名字是那么美丽,她的地域是那么辽阔,她的胸怀是那么博大,她的物产是那么富饶。她——就是牡丹江!

牡丹江地灵人杰,这里不但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历代英雄豪杰,还有许许多多为这美丽的宝地增添色彩的艺术家长们。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的这句诗让人一读就热血沸腾,就热泪盈眶。是的,因为这些艺术家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会画出北国的秀丽山川和东北虎的雄威,才会写出北大荒的豪放和镜泊湖的秀美,才会共同讲着《春天的故事》,迈步《走进新时代》……他们在描

给这壮美山河奉献着一腔热血的同时，他们本身也成为这山河中不可缺少的壮丽景色了。

刚刚步入文坛的青年女作家李文利常常为他们所感动。终于在一个北国初夏的日子里，拿起了笔，怀着对这些艺术家们无比崇敬之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采访他们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有的正在领导岗位上，有的已离退休，还有的已远走他乡，如蒋开儒、车行。蒋开儒已去深圳供职，只能通过电话和通信进行采访，作者与主人公至今也未曾谋面。车行已调到黑龙江省电视台，他的一曲《常回家看看》正在走红，他本人也正处在几十家新闻单位的包围之中……采访他们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李文利凭着一颗恒心，一腔热血，在市文联领导、市作家协会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生动的、充满魅力的报告文学集。其中有些作品已在报刊上发表，著名词作家蒋开儒看过她的文章发出了一句由衷的感慨：“牡丹江出词作家，也出报告文学家呀！”

我们在为牡丹江文坛上又升起一颗新星而欣慰的同时，也愿她笔下的作家、画家、书法家们，继续用他们手中的笔，把牡丹江这块宝地描绘得更加美好。

1999年10月于牡丹江市书画院

## 目 录

序·····	刘国仲	( 1 )
闪着光彩的骆驼·····		( 1 )
春天的故事·····		( 13 )
他从八百米深处走来·····		( 25 )
笔墨情缘·····		( 39 )
被打乱的人生乐章·····		( 61 )
生活的歌者·····		( 78 )
他来自田野·····		( 93 )
黑土地上的山东人·····		( 106 )
只因有歌心相通·····		( 118 )
不感人生·····		( 130 )
这不是故事·····		( 141 )

永远站立的人.....	(156)
长城之子.....	(172)
从头再来(后记).....	(188)

## 闪着光彩的骆驼

——记文学评论家张春宁

他家书柜上摆放的那个  
仿唐三彩骆驼引起了我的注意

与张春宁老师相识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那时的他是站在讲台上以教师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脸上时常挂着温和的微笑，走起路来步子迈得特别大，人也很挺拔，看起来更像一位军人，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是军人。

张春宁老师教的是《文学概论》和《当代文学》。他总是精心地准备每一堂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语言简捷又不乏幽默，将原本枯燥的理论课和文学史变得生动了许多。学校团委组织民意测验评选学生最喜欢的老师时，他得的票数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最多。他深受学生的欢迎,曾经三次被选为市劳模,也曾荣获过黑龙江省优秀教师的称号。有的学生还时常拿自己的作品请他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看过之后也总是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并且鼓励他们坚持写下去,一些学生的作品经他修改后也在报刊上发表了。

有一次,我在《当代文学》课本中发现,指定的参考文章中有两篇是出自他的手,他的名字上了国家出版的教材。此时我才知道,他这个老师的确与众不同,不是单纯地照本宣科,而是有着渊博学识和独到见解的学者。

后来,我们成了邻居,而且同住在一幢楼里。从此,更是经常看见他那温和的微笑和挺拔的身影。

第一次去他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两个大书柜。一本本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书柜里,像一队队士兵。那封面很新的显然是刚加入这个行列,那些已经泛黄的一定是伴随主人走过了一段段漫长的生命旅程。他家书柜上摆放的那个仿唐三彩骆驼引起了我的注意,骆驼高昂着头,身上的陶釉闪着黄、白、绿三色光彩,在深色的书柜前格外鲜明。但是,骆驼并不漂亮,它既没有猫的媚态,也没有狗的乖巧、猴的精明,张春宁怎么会对它情有独钟呢?多年以后,我在他的散文《骆驼情思》中找到了答案,他喜欢的是骆驼那任重道远、坚韧顽强的精神和昂首阔步、永远向前的神态。后来,我又知道,他对骆驼的喜爱之中还融入了浓浓的思乡之情。他的童年、少年都是在他的出生地宁夏银川度过的。那时,一排排骆驼常从城市中穿过,悦耳的驼铃声是他关于童年最深的记忆。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像那负重

前行的骆驼，在逆境之中坚强地走着自己的路。

他的人生轨迹是一个“W”，  
这是英语中许多疑问词的第一个字母

我总忘不了张春宁对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而且非常灵敏。”

起初，我对这话还不大理解，后来，我才逐渐懂得了它的分量。

1950年，在刚解放半年的成都，张春宁参加了解放军，成了军队里的一名文化教员。那时，中国大地一片阳光灿烂，虽然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但从来没人歧视他，在“文化大进军”的热潮中，他被吸收为青年团员，而且连续三年立功受奖。他的心就像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

但是不久，中国的上空“晴转多云”，不祥的云朵越积越多，终于形成了瓢泼大雨。1957年的电闪雷鸣终于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年，他因为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二百字的小杂文，便在“反右”高潮中受到了整整三天的声色俱厉的批判。连年披红戴花的人物，如今只能站在昨日的同志和朋友面前，接受骇人听闻的政治判决和人格屈辱。后来，不知怎样的阴错阳差，总算没有给他正式戴“右派”帽子，但处理却是毫不留情的——他与另外十几个历史、家庭或本人表现有问题的人一起被派往遥远的北大荒，去充当一名农工。从西南到东北，从大城市到离国境不远的荒原，从漂亮的军官学校到劳改犯留下的阴暗拥挤的大棚，他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一下就到达了生活的最底层。

他那时毕竟年轻,还有几分“向地球开战”和“大跃进”的豪情,即使在冰天雪地中啃着结了冰碴的馒头,干起活来也还热火朝天。第二年的一个晚上,生产队指导员在油灯下告诉他:“明天到分场去报到。”他不知道是不是给他安排了什么临时劳动任务,过了几天,才知道这标志着他的命运的又一个转折——这一次是向上,调到牡丹江日报社去当编辑。他那时如果有足够的资料,一定会明白:他的这次的调动显然也跟当时中国政治气候一度转暖有关,要不,幸运怎么落到他这“乌七麻黑”的人的头上?

这样,他来到了陌生的城市牡丹江,干起了陌生的编辑工作。虽然他在四川时也在报刊发表过小文章,但对副刊编辑工作却是毫无经验的。他满腔热情地边学边干,当过先进工作者、副刊组长。但是没过几年,他明显地感到:中国的上空又开始滚动着寒流,甚至常常使人不寒而栗。这次,他的预感没错。在报社干了5年,1964年初,他被通知:调到穆稜县安排工作。此一去就是12年!其中有几年他成了“下放专业户”,凡“精简机构”、“插队落户”、“五七干校”没有一次少了他,甚至想当个农村教师也求之不得。他懂得什么叫做“弃如敝履”,但即使这样,他后来想想也感到万幸,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报社,恐怕无论如何难过“文革”那道“鬼门关”,这不是不幸中的大幸吗?

中国大地再一次阳光普照的时候,1977年初,他回到了牡丹江,而且再一次拿起了笔,成为中学教师、文联编辑、教育学院的讲师和副教授。久违了的光荣花又再度频频出现在他的胸前。他虽已年近半百,但他觉得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扛摔扛打、包退包换、经久耐用。

他的人生轨迹是一个“W”，“W”是英语中许多疑问词的第一个字母。张春宁以及和他同命运的成千上万的人的经历也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样对国有利吗？怎样才能根绝这类现象？好在历史已经并将继续给予解答。

### 每有所得，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他精神振奋、文思泉涌，连续写了一百多篇文艺评论、文学论文、随笔、杂文、散文，批判僵化观念，探求艺术规律。这些文章先后发表于南北各省的文学刊物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学报》及本省本市各报刊上。多年郁积，一吐为快。调到教育学院后，他又结合教学进行学术研究，他的这些成果，在省内外评论界、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珍惜大好时光，就像永不知疲倦的骆驼，又兴致勃勃地前行了。

后来，他的学术研究逐渐集中到报告文学方面。1985年，他曾独立完成了一部关于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的书稿，在即将出版之际，由于某种形势的变化而流产了。那时，我与他还不曾相识，可还是能想像得出他心中的失落。但他是坚强的，也是执着的，这第二本书便是最好的证明，他决心写一本报告文学史。他后来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较详尽的报告文学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因此，笔者不自量力，写成此书，权作引玉之砖。”写文学史书不同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于写小说、写诗歌，内心有激情、有故事就可以进入写作状态。要想写中国报告文学史就必须对中国各个时期的各种类型报告文学作家们及其浩如烟海的作品都要有所掌握，否则，就成了无米之炊。最初，他曾想过与人合作，但由于“工程”太大、太艰难无人响应，最终还是他自己知难而上了。他老伴告诉我，他为了收集材料，北京、成都、哈尔滨等地的旧书店、图书馆都成了他的“淘金之地”。一次，他去成都探亲，与妹妹一起骑自行车上街，走着走着，妹妹一回头发现哥哥不见了，找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哥哥被旧书摊上的几本旧书迷上了，那些别人不屑一顾、一碰直掉渣的旧书在他眼里都是难得的宝贝。有公出的机会时，他总是事先给当地的朋友写信，告知所需要的书目，让其帮助从图书馆借来，他利用开会、学习的间隙抓紧研读，将有价值的内容摘抄下来，从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对这段写作生活，他后来回忆道：“从1988年5月起，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书稿，每天埋头于那间仅10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史料中掘进，在作品中漫游，在不少课题内，都踩下了第一行脚印。虽然常常废寝忘食，但这种创造性脑力劳动所获得的快乐，是任何物质享受所难以代替的，每有所得，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这种乐趣，对他简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享受。

对于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的出版，当时的牡丹江市委常委王子芳、肖广森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1993年的夏季，他的这本书终于由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出版后，国内10多种报刊对此书发表了评介文章。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写道：“这是一部不仅具有可贵的现实价值，而且还将起着承前启后和补阙拾遗作用的学术著作，正是我们现在所缺

少的。”著名老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顾问雷加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你是一个先行者和开拓者，至于许多散失资料的挖掘和发现，更是你卓有成效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洁泯对此书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本中国报告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我读后深感作者辛勤努力所作出的劳绩。”1994年，这本书在黑龙江省文艺评奖中获了大奖；1996年，又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全国第五届评奖活动中获了大奖。从那时起，张春宁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常有陌生读者来信。1996年9月，日本的《中国报告文学》杂志负责人西条正，在写信向他约稿以后，又亲自来到牡丹江这个北国边城拜访了他，从1995年起，该刊连续用日文译载了此书。1998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张春宁又喜滋滋地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文利，你看这封信是从哪寄来的。”望着那陌生的中文邮票我一下子就猜出来这封信来自于海峡对岸，台湾东海大学的一位素不相识的教授来信并寄了一本当地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杂志上刊有关于此书的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信中还告知，他的这本书在这所大学已被指定为研究生必读参考书了。学术界没有辜负他，这本书的影响已达到了海外、国外。

他以手中的笔为桨，帮助一个个  
无名的作者达到成功的彼岸

知道张春宁从事过编辑工作，是在我到市文联《镜泊风》杂志社工作以后。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镜泊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蒋炜敏常与人谈起他的作品的第一位责任编辑张春宁。蒋炜敏这个人很情绪化，如今谈起多年以前的那段往事时，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至今还是业余作者的我最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20年前，蒋炜敏还是一名钳工，曾给《镜泊风》的前身《牡丹江》杂志邮过一篇小说。搞创作是一种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一次次投稿、一次次失望，最后一次了，再不发表的话以后就老实地做个工人，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作家的，或许自己真的不是那里的虫。尽管是“最后”一次，蒋炜敏还是没有勇气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怕退稿时让人笑话，于是，于为民成了他第一个笔名。稿件寄走以后，他也因公出差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单位的领导问他：“你是不是用于为民的名字寄过稿件？”看来又退稿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不承认也不好，他憨笑着点点头。“你可把文联的一位老师害苦了，人家又是电话又是亲自来的，你快去看看吧！”当时，处理这篇稿子并且一再寻找作者的正是张春宁。蒋炜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市文联《牡丹江》杂志社编辑部，张春宁热情地接待了他，告诉他稿子修改完了，准备发表，并且给了很多鼓励和帮助，这使他信心倍增。“如果没有张春宁老师我不可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第一位编辑很关键，也很难忘。”蒋炜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现在，身为编辑部主任的蒋炜敏，又像当年张春宁对他那样，善待每一位作者，认真阅读每一篇稿件，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张春宁从前的影子。

60年代，张春宁在《牡丹江日报》社工作时，这一类故事更多。在他的书架上，有一本著名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集《喊一声北大荒》。翻开封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这样一句话：“敬赠我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最早的编辑老师——张春宁。”原来张春宁还是蒋开儒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编辑呢！60年代初，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一位有才气的作者：穆稜县文教局的蒋开儒。他的小诗常常写得构思精巧、语言清新，张春宁多次给他写信给以鼓励。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2年的秋季，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蒋开儒来牡丹江看望张春宁，或许是缘于事先有过书信往来，或许是缘于相似的经历，他们一见如故了。从此，蒋开儒的诗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经常在《牡丹江日报》上发表。有一个时期，蒋开儒的兴趣转移到了小说上，张春宁敏锐地发现他的小说有些概念化，不如诗歌写得好，认为他还是在诗歌创作上有前途，便给他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对此，蒋开儒的感触是很深的，假如当初不是张春宁及时地引导他、鼓励他，他也许在创作中走弯路，更不会与歌词结下深深的缘分。现在，远在深圳的蒋开儒有时还会给张春宁寄来一本自己负责主编的杂志，也常常托朋友带给他一份遥远的祝福。

去年夏季，我采访本市著名剧作家王治普时，他也与我深情地谈起了张春宁。1961年，王治普被打成了“右派”，从省城下放到东京城。那时，写作成了他苦闷中的一种寄托。他常写一些小小说寄给《牡丹江日报》社的副刊版，后来居然发表了。大约1962年夏季的一天，张春宁亲自到东京城文化馆看望了他，说他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鼓励他多写。出于不想给对方添麻烦的心理，王治普告诉张春宁自己是个“摘帽右派”。张春宁非常平静地告诉他：“你继续写吧！写好以后寄给我。”王治普深深地被感动了，那是怎样一个年代呀！别人躲都躲不过来，张春宁作为报社的一名编辑却给了他那么多的关爱与鼓舞。在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那以后，又有五六篇小说见报了，而且是以王治普的本名发表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张春宁的名字却在报纸上消失了，他又成了穆稜县的一名乡村教师。据说，他离开报社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他负责编发的稿件中有些出自“右派”之手，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张春宁不是不知道编发什么样的稿件对自己有利，但他实在不想违背自己做人的良心，更不想亵渎编辑这个神圣的职业。人在顺境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不难，难的是在逆境中也不迷失自我，张春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地位显赫而仰视他，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地位卑微而轻视他，在他眼里，每位作者都应受到尊重。

这类故事还有很多，张春宁本人也想不起来了，他认为，这不过是他的正常工作而已。

报社、文联都留下了张春宁从容的身影，他知道自己手中那只笔的分量，编辑就该有一颗无私的心，甘心做他人成功的基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就不配作编辑。刘亚舟、刘柏生、王子芳等很多后来有一定成就的人当年都在他负责的版面上发过稿，得到过他直接或书面的帮助。他以手中的笔为桨，帮助一个个无名的作者达到成功的彼岸。

### 贡献“余热”，也是寻找“余乐”

1993年，临近退休的时候，疾病突然袭击了张春宁，使得他“偏安江左”了。想到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他写道：“五十年来求索，剑南塞北奔波，冻土大荒挥热汗，书海文山觅新歌。几曾识病痾？……”我发现他一下子老了许多，也沉默了许多。

##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然而，他没有向命运屈服，他从苦闷中走了出来。听音乐、散步、读书……他寻找着一切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疾病并没有瓦解他的意志。他有时还提笔写一些东西，在生病以后的几年来，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报》、《文艺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散文的系列论点和抒情散文 30 多篇，有不少文章收到了良好反响。有一次，电视上“称赞”他“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说：“怎么会是泪呢？”在养病的同时，适当写一点东西，对社会算是贡献“余热”，对自己是寻找“余乐”，这是一种抒发和渲泄，这是一种快慰和满足，何泪之有？

张春宁与世无争，完全摆脱了“名”和“利”俗念的羁绊，写作时只是徜徉在创造性的愉悦之中。他重情谊而轻物质，他喜欢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他有时还写文学评论，热心帮助青年作者而不求回报。他知道青年人更需要有人给予关心和扶持。有时，也有个别青年人对他在评论中真实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而恼羞成怒，对此，他只是置之一笑。他是不会写那些一味评功摆好的文章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怎么想就怎么写。独立思考是他的性格，俯首贴耳不是他的习惯。

张春宁现在过着淡泊宁静而很有规律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叫“三看一溜达”，看书、看报、看电视，一溜达就是指他每天下午都要在街头散步，锻炼身体。他爱听音乐、听京剧，他与老伴相依相助，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当女儿领着小外孙来到时，家中立刻热闹起来。他对物质生活从未有过太高奢求，但他很关心国家大事，听广播、看电视新闻都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他还喜欢剪报，他有一本自制的剪报集，一百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照片那里都有收集，真可谓身居斗室，心怀



◇李文利△牡丹江艺苑写生

天下。

他的书房朴素而雅致，墙上挂着一幅写有“淡泊宁静”四个大字的横幅。他的书柜前依然摆放着那个仿唐三彩骆驼，它那高骏的头颈，健壮的长腿都让张春宁百看不厌。他对骆驼有特殊的感受，他在散文《骆驼情思》中写道：“骆驼从来都是和善的，同时又是尊严的。它总是高昂着头，冷静地看世界。高视阔步四个字是对它精神状态的最好概括。对井底之蛙它不屑与之为伍，对仓底之鼠充满了厌恶，它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谁对它扬鞭。它从来不事张扬，也不需要怜悯，它默默地、兴致勃勃地做自己的事，对它来说，这就是乐趣，就是满足。”

我说，这也是张春宁自己的人生写照。